

中小学生古典文学修养文库

---

# 中国古代志怪小说选 (二)

本书编委会编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小學生古典文學修養文庫 / 《中小學生古典文學修養文庫》編委會編. - 北京: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, 1996. 2

ISBN 7 - 80105 - 345 - 1

I. 中… II. 中… III. ①古典文學 - 基本知識 - 中學生 - 課外讀物 ②古典文學 - 基本知識 - 小學生 - 課外讀物  
IV. ①G634.33 ②G624.23

中國古代志怪小說選 (二)  
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發行  
河北保定前進印刷廠

開本: 787 × 1092 1/32 印張: 3.25  
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
字數: 65 千字 印數: 0001—5000  
(每套 50 本) 總定價: 175.00 元

# 《中小学生古典文学修养文库》编委会

主 编：刘文武 蒋卫杰

副主编：邓先明 刘叶青

乔晓燕

编 委：丁 岚 王忠斌

刘 力 刘卫军

徐 晋

## 目 录

|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(1)  | 劳山道士 ..... | (清)蒲松龄 |
| (3)  | 梦狼 .....   | (清)蒲松龄 |
| (6)  | 席方平 .....  | (清)蒲松龄 |
| { 11 | 画皮 .....   | (清)蒲松龄 |
| λ 14 | 青凤 .....   | (清)蒲松龄 |
| λ 18 | 晚霞 .....   | (清)蒲松龄 |
| λ 22 | 汪士秀 .....  | (清)蒲松龄 |
| λ 24 | 婴宁 .....   | (清)蒲松龄 |
| { 31 | 罗刹海市 ..... | (清)蒲松龄 |
| { 37 | 续黄粱 .....  | (清)蒲松龄 |
| λ 42 | 张鸿渐 .....  | (清)蒲松龄 |
| λ 47 | 促织 .....   | (清)蒲松龄 |
| λ 51 | 黄英 .....   | (清)蒲松龄 |
| λ 55 | 小翠 .....   | (清)蒲松龄 |
| )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 |

|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( 60 | 聂小倩 .....   | (清)蒲松龄 |
| ㄗ 65 | 红玉 .....    | (清)蒲松龄 |
| ㄗ 69 | 桃夭村 .....   | (清)沈起凤 |
| ㄗ 71 | 蛟奴 .....    | (清)沈起凤 |
| ㄗ 73 | 村姬 .....    | (清)沈起凤 |
| ㄗ 75 | 谭九 .....    | (清)和邦额 |
| ㄗ 78 | 翠衣国 .....   | (清)浩歌子 |
| ㄗ 81 | 秦吉了 .....   | (清)浩歌子 |
| ㄗ 85 | 青眉 .....    | (清)浩歌子 |
| ㄗ 92 | 假 鬼 .....   | (清)浩歌子 |
| ㄗ 95 | 老学究 .....   | (清)纪昀  |
| ㄗ 96 | 南皮许南金 ..... | (清)纪昀  |
| )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  |

## 劳山道士

邑有王生，行七，故家子。少慕道，闻劳山多仙人，负笈往游。登一顶，有观宇，甚幽。一道士坐蒲团上，素发垂领，而神观爽迈。叩而与语，理甚玄妙。请师之，道士曰：“恐娇情不能作苦。”答曰：“能之。”其门人甚众，薄暮毕集，王俱与稽首，遂留观中。

凌晨，道士呼王去，授以斧，使随众采樵。王谨受教。过月余，手足重茧，不堪其苦，阴有归志。一夕归，见二人与师共酌。日已暮，尚无灯烛。师乃剪纸如镜，粘壁间。俄顷，月明辉室，光鉴毫芒。诸门人环听奔走。一客曰：“良宵胜乐，不可不同。”乃于案上取壶酒，分贻诸徒，且嘱尽醉。王自思：七八人，壶酒何能遍给？遂各觅盎盂，竞饮先酌，惟恐樽尽，而往复挹注，竟不少减。心奇之。俄，一客曰：“蒙赐月明之照，乃尔寂饮，何不呼嫦娥来？”乃以箸掷月中。见一美人自光中出，初不盈尺，到地，遂与人等。纤腰秀项，翩翩作霓裳舞。已而歌曰：“仙仙乎！而还乎！而幽我于广寒乎！”其声清越，烈如箫管。歌毕，盘旋而起，跃登几上，惊顾之间，已复为箸。三人大笑。又一客曰：“今宵最乐，然不胜酒力矣。其饒我于月宫可乎？”三人移席，渐入月中。众视三人坐月中饮，须眉毕见，如影之在镜中。移时，月渐暗。门人燃烛来，则道士独坐，

而客杳矣。几上肴核尚存，壁上月，纸园如镜而已。道士问众：“饮足乎？”曰：“足矣。”“足宜早寝，勿误樵苏。”众诺而退。王窃欣慕，归念遂息。

又一月，苦不可忍，而道士并不传教一术。心不能待，辞曰：“弟子数百里受业仙师，纵不能得长生术，或小有传习，亦可慰求教之心。今阅两三月，不过早樵而暮归；弟子在家，未谙此苦。”道士笑曰：“我固谓不能作苦，今果然。明早当遣汝行。”王曰：“弟子操作多日，师略授小技，此来为不负也。”道士问：“何术之求？”王曰：“每见师行处，墙壁所不能隔，但得此法足矣。”道士笑而允之。乃传以诀，令自咒，毕，乎曰：“入之！”王面墙，不敢入。又曰：“试入之。”王果从容入，及墙而阻。道士曰：“俯首骤入，勿逡巡。”王果去墙数步，奔而入。及墙，虚若无物；回视，果在墙外矣。大喜，入谢。道士曰：“归宜洁持，否则不验。”遂助资斧，遣之归。

抵家，自诩遇仙，坚壁所不能阻。妻不信。王效其作为，去墙数尺，奔而入，头触硬壁，蓦然而仆。妻扶视之，额上坟起如巨卵焉。妻掷揄之。王惭愤，骂老道士之无良而已。

异史氏曰：“闻此事未有不大笑者；而不知世之为王生者，正复不少。今有佗父，喜疰毒而畏药石，遂有舐痛吮痔者，进宣威逞暴之术，以迎其旨。给之曰：‘执此术也以往，可以横行而无碍。’初试，未尝不小效，遂谓天下之大，举可以如是行矣，势不至触硬壁而颠蹶，不止也。”

（《聊斋志异》）

## 梦 狼

白翁，直隶人。长子甲，筮仕南服，二年无耗。适有瓜葛丁姓造谒，翁款之。丁素走无常，谈次，翁辄问以冥事。丁对语涉幻，翁不深信，但微哂之。

别后数日，翁方卧，见丁又来，邀与同游。从之去，入一城阙。移时，丁指一门曰：“此间君家甥也。”时翁有姒子为晋令。讶曰：“乌在此？”丁曰：“倘不信，入便知之。”翁入，果见甥，蟬冠豸绣，坐堂上，戟幢行列无人可通。丁曳之出，曰：“公子衙署，去此不远，亦愿见之否？”翁诺。少间，至一第，丁曰：“入之。”又入一门，见堂上、堂下，坐者、卧者，皆狼也。又视墀中，白骨如山，益惧。丁乃以身翼翁而进。公子甲方自内出，见父及丁，良喜。少坐，唤侍者治肴藪。忽一巨狼衔死人入。翁战惕而起曰：“此胡为者？”甲曰：“聊充庖厨。”翁急止之。心怔忡不宁，辞欲出，而群狼阻道，进退方无所主。勿见诸狼纷然嗥避，或窜床下，或伏几底，错愕不解其故。俄有两金甲猛士努目入，出黑索索甲。甲扑地化为虎，牙齿□□。一人出利剑，斂泉其首。一人曰：“且勿，且勿，此明年四月间事，不如姑敲齿去。”乃出巨锤锤齿，齿零落堕地。虎大吼，声震山岳。翁大惧，忽醒，乃知其梦。心异之。遣人招丁，丁辞不至。



翁乃志其梦，使次子指甲，函戒哀切。既至，见兄门齿尽脱，骇而问之，则醉中坠马所折。考其时，则父梦之日也。益骇，出父书。甲读之色变，为间曰：“此幻想梦之适符耳。何足怪！”时方赂当路者，得首荐，故不以妖梦为意。弟居数日，见其蠹役满堂，纳贿关说者，中夜不绝，流涕谏止之。甲曰：“弟日居衡茅，故不知仕途之关窍耳。黜陟之权，在上台不在百姓。上台喜，便是好官；爱百姓，何求能令上台喜也？”弟知不可劝止，遂归，悉以告翁。翁闻之大哭，无可如何。惟损家济贫，日祷于神，但求逆子之报，不累妻孥。次年，报甲以荐举做吏部，贺者盈门。翁惟唏嘘，伏枕托疾不出。未几，闻子归途遇寇，主仆殒命。翁乃起，谓人曰：“鬼神之怒，止及其身，佑我家者不可谓不厚也。”因焚香而报谢之。慰藉翁者，咸以为道路之讹。惟翁则深信不疑，刻日为之营兆，而甲固未死。

先是，四月间，甲解任甫离境，即遇寇。甲倾装以献之。诸寇曰：“我等之来，为一邑之民泄冤愤耳，宁专为此哉！”遂决其首。又问家人：“有司大成者谁是？”司故甲之腹心，助桀为虐者。家人共指之，贼亦决之。更有蠹役四人，甲聚敛臣也，将携入都，并搜决讫，始分资入囊，驽驰而去。甲魂伏道旁，见一宰官过，问：“杀者何人？”前驱者曰：“某县白知县也。”宰官曰：“此白某之子，不宜使老后见此凶惨，宜续其头。”即有一人掇头置腔上，曰：“邪人不宜使正，以肩承颌可也。”遂去。移时复苏。妻子往收其尸，见有余息，载之以行。从容灌之，亦受饮。但寄旅邸，贫不能归。半年许，翁始得确耗，遣次子致之而归。甲虽复生，而目能自顾其背，不复齿人数矣。

翁姐子有政声，是年行取为御史，悉符所梦。

异史氏曰：“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，比比也。即官不为虎，而吏且将为狼，况有猛于虎者耶！夫人患不能自顾其后耳，苏而使之自顾，鬼神之教微矣哉！”

（《聊斋志异》）

## 席方平

席方平，东安人。其父名廉，性戇拙。因与里中富室羊姓有隙，羊先死 数年，廉病垂危，谓人曰：“羊某今贿嘱冥使撈我矣。”俄而，身赤肿，号呼遂死。席惨怛不食，曰：“我父朴讷，今见凌于强鬼；我将赴地下，代伸冤气耳。”自此不复言，时坐时泣，状类痴，盖魂已离舍矣。

席觉初出门，莫知所往，但见路有行人，便问城邑。少选，入城。其父已收狱中。至狱门，遥见父卧檐下，似甚狼狈；举目见子，潸然涕流。便谓：“狱吏悉受贿嘱，日夜撈掠，胫股摧残甚矣！”席怒，大骂狱吏：“父如有罪，自有王章，岂汝等死魅所能操耶！”遂出，抽笔为词。值城隍早衙，喊冤以投。羊惧，内外贿通，始出质理。城隍以所告无据，颇不直席。席忿气无所复伸，冥行百余里，至郡，以官役私状，告之郡司。迟至半月，始得质理。郡司扑席，仍批城隍覆案。席至邑，备受械梏，惨冤不能自舒。城隍恐其再讼，遣役押送归家。役至门辞去。席不肯入，遁赴冥府，诉郡邑之酷贪。冥王立拘质对。二官密遣腹心，与席关说，许以千金。席不听。过数日，逆旅主人告曰：“君负气已甚，官府求和而执不从，今闻于王前各有函进，

恐事殆矣。”席以道路之口，犹未深信。俄有皂衣人唤入。升堂，见冥王有怒色，不容置词，命笞二十。席厉声问：“小人何罪？”冥王漠若不闻。席受笞，喊曰：“受笞允当，谁教我无钱耶！”冥王益怒，命置火床。两鬼摔席下，见东墀有铁床，炽火其下，床面通赤。鬼脱席衣，掬置其上，反复揉捺之。痛极，骨肉焦黑，苦不得死。约一时许，鬼曰：“可矣。”遂扶起，促使下床着衣，犹幸跛而能行。复至堂上，冥王问：“敢再讼乎？”席曰：“大冤未伸，寸心不死，若言不讼，是欺王也。必讼！”又问：“讼何词？”席曰：“身所受者，皆言之耳。”冥王又怒，命以锯解其体。二鬼拉去，见立木，高八九尺许，有木板二，仰置其下，上下凝血模糊。方将就缚，忽堂直大呼：“席某”，二鬼即复押回。冥王又问：“尚敢讼否？”答云：“必讼！”冥王命捉去速解。既下，鬼乃以二板夹席，缚木上。锯方下，觉顶脑渐辟，痛不可禁，顾亦忍而不号。闻鬼曰：“壮哉此汉！”锯隆隆然寻至胸下。又闻一鬼云：“此人大孝无辜，锯令稍偏，勿损其心。”遂觉锯锋曲折而下，其痛倍苦。俄顷，半身辟矣。板解，两身俱仆。鬼堂大声以报。堂上传呼，令合身来见。二鬼即推令复合，曳使行。席觉锯缝一道，痛欲复裂，半步而仆。一鬼于腰间出丝带一条授之曰：“赠此以报汝孝。”受而束之，一身顿健，殊无少苦。遂升堂而状。冥王复问如前，席恐再罹酷毒，便答：“不讼矣。”冥王立命送还阳界。隶率出北门，指示归途，反身遂去。

席念阴曹之暗昧尤甚于阳间，奈无路可达帝听，世传灌口二郎为帝勋戚，其神聪明正直，诉之当有灵异。窃喜两隶已去，遂转身南向。奔驰间，有二人追至，曰：“王疑汝不归，今果然矣。”猝回复见冥王。窃意冥王益怒，祸必更惨；而王殊

无厉容，谓席曰：“汝志诚孝。但汝父冤，我已为若雪之矣。今已往生富贵家，何用汝呜呼为？今送汝归，予以千金之产、期颐之寿，于愿足乎？”乃注籍中，嵌以巨印，使亲视之。席谢而下。鬼与俱出，至途，驱而骂曰：“奸猾贼！频频反复，使人奔波欲死！再犯，当捉入大磨中，细细研之！”席张目叱曰：“鬼子胡为者！我性耐刀锯，不耐挞楚。请返见王。王如令我自归，亦复何劳相送。”乃返奔。二鬼惧，温语劝回。席故蹇缓，行数步，辄憩路侧。鬼怒不敢复言。

约半日，至一村，一门半开，鬼引与共坐，席便据门闾。二鬼乘其不备推入门中。惊定自视，身已生为婴儿。愤啼不乳，三日遂殤，魂摇摇不忘灌口。约奔数十里，忽闻羽葆来，幡戟横路，越道避之，因犯鹵簿。为前马所执，絜送车前。仰见车中一少年，丰仪瑰玮。问席：“何人？”席冤愤正无所出，且意是必巨官，或当能作威福，因缅诉毒痛。车中人命释其缚，使随车行。俄至一处，官府十余员，迎谒道左。车中人各有问讯，已而指席谓一官曰：“此下方人，正欲往诉，宜即为之剖决。”席询之从者，始知车中即上帝殿下九王，所嘱即二郎也。席视二郎，修躯多髯，不类世间所传。九王既去，席从二郎至一官廨，则其父与羊姓并衙隶俱在。少顷，槛车中有囚人出，则冥王及郡司、城隍也。当堂对勘，席所言皆不妄。三官战栗，状若伏鼠。二郎援笔立判。顷之，传下判语，令案中人共视之。判云：

勘得冥王者，职膺王爵，身受帝恩，自应贞洁以率臣僚，不当贪墨，以速官谤。而乃繁纓檠戟，徒夸品秩之尊；羊狼狼贪，竟玷人臣之节。斧敲斤斲，妇子之皮骨皆空；鱼食鲸吞，蝼蚁之微生可悯。当掬西

江之水，为尔湔肠；即烧东壁之床，请君入瓮。城隍、郡司，为小民父母之官，司上帝牛羊之牧。虽则职居下列，而尽瘁者不辞折腰；即或势逼大僚，而有志者亦应强项。乃上下其鹰鹫之手，既罔念夫民贫；且飞扬其狙狁之奸，更不嫌乎鬼瘦。惟受赃而枉法，真人面而兽心！是宜剔髓伐毛，暂罚冥死；所当脱皮换革，仍令胎生。隶役者，既有鬼曹，便非人类。只宜公门修行，庶还落蓐之身；何得苦海生波，益造弥天之孽？飞扬跋扈，狗脸生六月之霜；隳突叫号，虎威断九衢之路。肆淫威于冥界，咸知狱吏为尊；助酷虐于昏官，共以屠伯是惧。当于法场之内，剁其四肢；更向汤镬之中，捞其筋骨。羊某富而不仁，狡而多诈。金光盖地，因使阎摩殿上，尽是阴霾；铜臭熏天，遂教枉死城中，全无日月。余腥犹能役鬼，大力直可通神。宜籍羊氏之家，以赏席生之孝。即押赴东岳施行。

又谓席廉：“念汝子孝义，汝性良懦，可再赐阳寿三纪。”因使两人送之归里。席乃抄其判词，途中父子共读之。既至家，席先苏；冷家人启棺视父，僵尸犹冰，俟之终日，渐温而活。乃索抄词，则已无矣。

自此，家日益丰，三年间，良沃遍野，而羊氏子孙微矣，楼阁田产，尽为席有。里人或买其田者，夜梦神人叱之曰：“此席家物，汝乌得有之！”初未深信；既而种作，则终年升斗无所获，于是复鬻归席。席父九十余岁而卒。

异史氏曰：“人人言净土，而不知生死隔世，意念都迷，且不知其所以来，又乌知其所以去；而况死而又死，生而复生者

乎？忠孝志定，万劫不移，异哉席生，何其伟也！”

（《聊斋志异》）

## 画 皮

太原王生，早行，遇一女郎，抱襖独奔。甚艰于步。急走趁之，乃二八姝丽。心相爱乐，问：“何夙夜踽踽独行？”女曰：“行道之人，不能解愁忧，何劳相问。”生曰：“卿何愁忧？或可效力，不辞也。”女黯然曰：“父母贪赂，鬻妾朱门。嫡妒甚，朝詈而夕楚辱之，所弗堪也，将远遁耳。”问：“何之？”曰：“在亡之人，乌有定所。”生言：“敝庐不远，即烦枉顾。”女喜，从之。生代携襖物，导与同归。女顾室无人，问：“君何无家口？”答云：“斋耳。”女曰：“此所良佳。如怜妾而活之，须秘密，勿泄。”生诺之。乃与寝合。使匿密室，过数日而人不知也，生微告妻。妻陈，疑为大家媵妾，劝遣之。生不听。

偶适市，遇一道士，顾生而愕，问：“何所遇？”答言：“无之。”道士曰：“君身邪气萦绕，何言无？”生又力白。道士乃去，曰：“惑哉！世固有死将临而不悟者。”生以其言异，颇疑女转思明明丽人，何至为妖，意道士借魇禳以猎食者。无何，至斋门。门内杜，不得入。心疑所作，乃逾墘垣，则室门亦闭。蹑足而窗窥之，见一狞鬼，面翠色，齿巉巉如锯，铺人皮于榻上，执采笔而绘之。已而掷笔，举皮如振衣状，披于身，遂化为女子。睹此状，大惧，兽伏而出。急追道士，不知所往。遍迹之，遇于野，长跪乞救。道士曰：“请遣除之。此物亦良苦，甫



能觅代者，予亦不忍伤其生。”乃以蝇拂授生，令挂寝门。临别，约会于青帝庙。生归，不敢入斋，乃寝内室，悬拂焉。一更许，闻门外戢戢有声。自不敢窥，使妻窥之。但见女子来，望拂子不敢进；立而切齿，良久乃去。少时，复来，骂曰：“道士吓我。终不然，宁入口而吐之耶！”取拂碎之，坏寝门而入，径登生床，裂生腹，掏生心而去。妻号。婢入烛之，生已死，腔血狼藉。陈骇涕不敢声。

明日，使弟二郎奔告道士。道士怒曰：“我固怜之，鬼子乃敢尔！”即从生弟来。女子已失所在。既而仰首四望，曰：“幸遁未远。”问：“南院谁家？”二郎曰：“小生所舍也。”道士曰：“现在君所。”二郎愕然，以为未有。道士问曰：“曾否有不识者一人来？”答曰：“仆早赴青帝庙，良不知。当归问之。”去少顷而返，曰：“果有之。晨间一姬来，欲佣为仆家操作；室人止之，尚在也。”道士曰：“即是物矣。”遂与俱往，仗木剑，立庭心，呼曰：“孽魅偿我拂子来！”姬在室惶遽无色，出门欲遁。道士逐击之。姬仆，人皮划然而脱，化为厉鬼，卧嗥如猪。道士以木剑梟其首。身变作浓烟，匝地作堆。道士出一葫芦，拔其塞，置烟中，颺颺然如口吸气。瞬息烟尽，道士塞口入囊。共视人皮，眉目手足，无不备具。道士卷之，如卷画轴声，亦囊之。乃别，欲去。

陈氏拜迎于门，哭求回生之法。道士谢不能。陈益悲，伏地不起。道士沉思曰：“我术浅，诚不能起死。我指一人，或能之，往求必合有效。”问：“何人？”曰：“市上有疯者，时卧粪土中，试叩而哀之。倘狂辱夫人，夫人勿怒也。”二郎亦习知之，乃别道士，与嫂俱往。见乞人癫歌道上，鼻涕三尺，秽不可近。陈膝行而前。乞人笑曰：“佳人爱我乎？”陈告之故。又